

## 清华之与我

○ 马 昕（1993级土木）

考上清华之与我是幸运的。我在山西孝义中学毕业，在孝中已经是最好的学生，但前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是在1985年，之间已经隔了8年。所以，我填写志愿时并没有勇气报考清华，只是当志愿填报完成后，父亲反复琢磨了一个晚上，又从学校把志愿拿回来，把第一志愿改成了清华。因此，清华和我的缘分确实是来之不易。

清华求学生涯之与我是普通的，但培养了我基本的素质和价值观。读大学时我是非常普通的学生，没有得过奖学金，也没有不及格过；当过班长班委，却没有在学校社团和系里当过学生干部；中间还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一年，跟1992级、1993级各同学二年半。本科岁月，让我见识了一流的老师、一流的同学，感慨世界之大、山外有山。尤其记忆深刻的人物是那向谦老师，他的宽厚让我感受到了学校老师的温暖；刘西拉老师的演讲，带我们领略了21世纪土木工程的风采。

进入工作阶段，清华之与我是领路人。本科毕业我来到了中建一局四公司，第一位领导就是清华学长杨耀辉，土木系1984级。他对于我这位学弟进行了精心培养，我们打造了中建有史以来最强的项目团队，先后承接了北京第一高楼国贸三期、华北第一高楼天津津塔、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平安等项目，使得中建一局成为

国内超高层建设的排头兵，而我也有幸成为中建一局四公司历史上第五任清华毕业的总经理。在工作岗位的成长过程中，清华在校期间给予我们的严格训练培养出来的素质逐渐显现，专业知识扎实，做事认真，遇上事情不屈不挠，这些素质帮助我在工作中不断取得成绩。

清华始终与我有许多的交集，我担任总经理期间，一局发展承建了新清华学堂项目，并且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称号，这也是我作为总经理关心最多的项目，在竣工典礼上得到了时任校领导的高度肯定。我参与了清华新百年发展基金的筹建工作，并担任理事。我后续进行了两次继续教育学习，第一次是2006年在清华土木系攻读工程硕士，师从方东平老师，还获得了当年的“全国优秀工程硕士毕业生”称号；第二次是2013年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攻读金融EMBA，师从金萃老师。应该说毕业后我一直在从清华汲取营养，清华之与我是力量的源泉。

2014年我选择离开中建，自己创业成立了同创金泰项目管理公司，起因就是我在清华读书的梦想。我本科读的是土木系建设管理专业，我们那时就希望自己掌握一套系统的建设管理技术，并且帮助客户来提升他们的产品价值。随着在中建行政职位越来越高，感觉离这个专业理想却越来越远，因此萌生了下海创业的念头。创

业过程中，清华人也是我最重要的伙伴，目前公司的员工中有8位清华毕业生，包括我的大学同学。

转眼毕业已经20年了，回想起来要感谢清华的教育，感谢清华给予我们的光

环，使我们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点成绩。我们也秉承母校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校训，努力工作认真锻炼，做有益社会的事情。

2018年2月

## 我是清华人

○ 缪杰（1993级电子）

我一直相信，我从出生开始，就是带有清华基因的，因为，我是清华人的儿子。

很小的时候，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清华毕业的父亲就会骑车带着我，闯进郁郁葱葱的清华园，去和他那些大学同学们聚会。在略显局促的房间里，我看着叔叔们（是的，那时的我竟然没有发觉，父亲的大学同学全是叔叔，没有阿姨）手忙脚乱地准备着午餐。在餐桌上，总有叔叔打趣地问我：长大以后要考哪个大学？我总是坚定地回答：清华。于是，他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许。是的，在那时，他们

给我灌输的概念就是，考大学和考清华，基本就是同义词。

事实上，父亲也是一直用这样的标准，从小对我进行着训练和洗脑，他让我相信，我必须比其他的孩子更优秀，才是正常的，做出别的孩子都做不出的题目，才是常态。普通，就代表失败。我一直忘不了，我在五年级时数学考了93分而吃到父亲的一顿暴揍，在他的要求里，得分不需要理由，丢分没有理由。同时，学习如此，其他也是一样。父亲一直对我说，什么叫强？就是学得要比别人强，玩得也要比别人强。记得小时候，父亲趴在地上陪我玩玻璃弹球，举手间，第一枪就把我的弹球击碎……在言语之间，父亲也是潜移默化地把他在清华念书时的那些理念，刻在我的脑海里，诸如：说老实话，做老实事，做老实人；又红又专；听话，出活。当然，父亲也一直对我刻意隐瞒了一个事实，就是：清华的女生非常少。

这个事实在我进入清华开学的第一天，就被训话的校长无情地揭穿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听过无数次校长训话，基本都忘得一干二净，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进过脑



缪杰（右）与同班同学李健（左）、1989级学长卢庚戌（中）合影